责任编辑：竺大文 林婧 联系电话：0571-85312335 邮箱：youfenglai2014@sina.com

名家

半日云廊

■ 彭程

在浙江舟山定海，我走入了一条美丽的山间绿道。

这是一条名为“东海云廊”的步行绿道，逶迤盘旋于五座相连的山峰之间。这五座呈弧形排列的山峰——东山、长岗山、擂鼓山、海山、竹山——仿佛两条向前伸出的臂膀，将整个定海湾围拢于怀抱之中。

绿道的缘起，是定海的一项水利工程。近年来，为了解决海岛城区防洪排涝能力的不足，舟山定海区全面部署实施了一项“五山水利工程”，在这五道山峦间建造了涵洞、隧道、桥梁、水库、泵站等一系列水利设施，极大地提升了汛期城区的抗洪能力。工程完成后，原来的施工便道经过完善和绿化，成为一条全长25公里的生态步行绿道，串联起“城市、山体、海岸、海湾、海岛”五大界面。它仿佛一条在缥缈云雾中穿行的廊道，因此有了“东海云廊”这个饶富诗意的名字。

半日的游览，深切地体验到了绿道之美。

蓝色沥青铺设的路面，仿佛一条缭绕在半山腰上的飘带，依山势而起伏盘曲，与周边酣畅浓郁的无边碧绿，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随着车轮的转动，风景的形态也千变万化，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此刻，前方是一片茂盛的枫杨树林，密不透风，仿佛一堵厚重的墙壁正在迎面撞来，带给人惬意的压迫感；峰回路转，眼前是一大片辽阔的花海草甸，绿茸茸的草地上绽放着各色花朵，仿佛繁星点点；继续前行，视野中又出现了一个水库，碧波荡漾，倒影如染。车子时而行驶在两峰夹峙的狭窄谷地间，头顶上方的灌木丛和野草沉沉地悬垂下来，时而又来到一处高坡，下面的绿野平畴和农家屋舍历历在目。耳畔蝉鸣鸟啼不绝如缕，又与竹暄松吟之声相融汇，交织成一片天籁。裹挟了浓郁草木味道的空气格外清新，让人不由自主地大口呼吸，鼻翼翕动。

秀美宜人的风光，与次第闪现在眼前的许多人工建筑相互映衬，让人目不暇接：老旧防空洞改建而成的艺术馆，利用现代虚拟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的时光隧道，面向研学活动的海洋鸟类科普展示馆，适合家庭露营与户外活动的草坪和滑草区……原本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被精心打造成了集水利、健身、休闲、观景、体验于一体的多功能乐园。一路上，时常与徒步上下山的人们擦肩而过，他们中有一身运动打扮的老年人，或健步如飞，或悠然漫步，也有三五成群的中学生，年轻稚嫩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欢欣。

该是自己从事文化工作的缘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擂鼓山上的一段行程。五座山峰各有不同的主题设定，擂鼓山以“崇文重学”为主线，一段近六公里长的状元路两旁，依次排列着状元阁、及第廊、拙修斋、聚贤亭、进士墙等，以古雅的建筑形式，介绍展现了定海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旨在让人们回望和体认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赓续定海的绵长文脉。

其中，聚贤亭位于擂鼓山顶，在它的旁侧，一片香樟树林边，一组由七座塑像组成的塑像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七个人或站或坐，围成一个弧形，面朝绿道的方向。他们是籍贯定海的宿儒大家以及在此地留下过仕宦足迹的各方名士。

我看着每一座雕像脚下铭牌上的名字：柳永，以其“市井之声”开创了一代词风的北宋词人，曾经在此当过盐官；一山一宁，元代佛教临济宗高僧，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清代浙东学派经学大师，以礼学研究著称于世；金性尧，当代著名文史大家，我的书柜里就有他的好几部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望着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对定海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

塑像群靠边的位置，是女作家三毛。她坐在一把靠背圈椅上，面带微笑，长发飘逸，右腿蜷曲踩在椅子面上，左手抱膝，右掌抚着脚面，一副洒脱不羁的姿态，让人想到她鲜明独特的个性神采。我们一行都是来参加定海主办的“三毛散文奖”颁奖典礼的获奖作者，对她自然会有特别的关注。

车辆继续前行，视野中出现了一片连绵的竹林，竹竿高大挺直，茂密的枝叶在微风中拂动，窸窣作响。这是竹山，“东海云廊”绿道的最后一段。竹山路段的主题是“警钟长鸣”，各个景点设施围绕历史教育而展开。这一段路的尽头，便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首战之地。一百八十多年前那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鸦片战争，就是从这里拉开了帷幕。在古战场的断垣残壁上，建立了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和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

车子在纪念馆前停住，我们走下车。这里是一处平台高地，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海湾，以及两座邻近海岸线的岛屿。当年英国军舰就是从那里炮击定海，进犯舟山。我们步入展厅。这里陈列的众多实物和照片文献，定格了那一段血与火、耻辱与抗争交织的历史。面对凶残骄横的侵略者，守护舟山的清朝官兵与普通百姓以血肉之躯英勇搏斗，前赴后继，牺牲惨重，谱写了一曲凛然不屈的英雄乐章。展厅里庄重严肃的气氛，是在提醒每一位参观者勿忘国耻，铭记英烈，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为了守护生命的尊严。

半日云廊，行色匆匆。印象纷至沓来，层层叠叠地堆积在脑海里，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觉。但没有理由不珍惜这种丰盛的馈赠。想到今后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咀嚼和消化这些印象，让记忆中的繁复感受得到过滤和整合，化作情感与精神的丰厚滋养，一种快意便在胸间氤氲开来，仿佛轻纱般的雾气在云廊旁的竹林里弥漫。

国画《起点——大运河》（局部） 茹峰

无法告别的城市

■ 王自亮

拜访这座城市时你不必携带指南针、望远镜以及地形图之类的旅行必备品，也别抱研究河床变化、黏土结构或花岗岩被侵蚀后坚硬程度的奢望。拜访这座城市，你得消除旅人的紧张情绪，卸下写作游记和旅行日志的额外负担，最好不要一下车站就往家里打电话，自以为是地报告你的初步印象。人情风俗、历史沿革、居民生活状态等话题对这座貌不惊人的城市来说过于严肃。你至多在两天后给家人写一封信，说：“我刚到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一个有待深入了解的地方，似乎很美，又宁静。”对这样一座城市，就是马可波罗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不肯在游记里多记几行。

你现在要拜访的城市，是一座江南小城，白云和雷电的居所，大江之卵。也就是鄙人居住达十六年之久的第二故乡。

想当年，一个初出校门的大学生，来到这座离省城三百公里，距入海口需行船四个小时的府治所在报到，在街上转了一圈之后，竟然在似曾相识之余又颇觉伤心：入夜灯火暗淡，所有的商店都大门紧闭，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以早睡而闻名六县。据说抗倭年代，大将戚继光率部在这一带打了许多胜仗，上溯至天宝开元年间，杜甫的朋友郑十八先生流放在这里，他老人家告别京城之后即在离我上班不远之处开设幕帐，教化这一带居民，那时候这种地方还是南蛮鴂舌之地。

有城方能称市，我觉得这座城市在这方面还算够格：它的城墙号称两浙最固。有许多流传很广的轶闻都与抗击倭寇有关，残存的炮台大概也与那种拉锯式的反骚扰结下不解之缘。住在这座城里，其城墙之坚固高大足以令我生发自豪，不过这种没有由来的倨傲之感很快就被望江门这一带江湾鹅颈般优美的曲线轮廓所击垮。这足以证实这座城市的兼容性。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座长久以来横跨大江的浮桥，有一些早晨我居然能起床步行去看这个生意盎然地连接城市与郊区的木桥，在雾中它显得影影绰绰又确凿无疑：因为我站在桥头总是能碰到一些从对面走上浮桥的村民，他们是沿着西大街进城的。也有一些傍晚，趁着太阳落下而余晖未尽之时去浮桥边看人们撒网捕获鲥鱼，与“单身汉俱乐部”的一伙人干脆走到对岸去散步聊天。

其实最能吸引我的是大江对面岸边的芦苇和蒲草，大片地在月光下起伏，受江水的冲刷拍击，像歌剧序曲开始时乐队的人头攒动，缓慢的节奏和恍惚的摇摆令人销魂。一轮巨大的柠檬色的月亮从山坡上升起时，也许我正好站在这片菰蒲之地，遥望对面这座平常极为熟悉的城市，想象因月光的铺天盖地而在街道上引起众人一阵轻微的欢呼，这种隔江想象城市动静的局外人之感曾多次让我踌躇满志。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的边界因为城墙的存在而分外明确，但站在岸边时它又顷刻消解在我的内心。

然后在这座城市开始我的恋爱之旅，有时我搞不清是爱上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姑娘，或者兼而有之。不过人总是要陷入爱情的，满目梧桐浓荫的街道助长这种难以抑止的早期行为，它为人类学、社会学等一大堆学科所认可，更为这座城市和一个面目姣好的瘦高身材女子所容许。尽管我只写了一封信，做了一次冒失的恋爱举动的祭品（那天心跳得厉害），还成为一个颇不成立的婉拒理由的蒙蔽者，但那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远距离地分析事件并作出抉择。记得收到回绝之信（其实不算拒绝，也许是需要我进一步求爱的面具）的当天晚上，头脑里一片空白。在这座使我产生无人理睬的错觉的城市里，当夜在《新闻联播》刚开始播出时我便蒙头睡觉了。接着是慢慢恢复体力，让昔日的意识浮出水面，与大学时的同学喝酒，起草公文，出入围墙去院子里上下班。

这件事过去很久，每次在街头碰上那位意中人仍然心跳加快，而且赶紧绕道而行，以免尴尬场面的出现。我平生写的一打诗歌中唯有那时留下三首爱情诗，大概还记在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大意是：当你夜班结束时，回家路上遇到的那场大雨，便是我为你而下的。许多年过去了，还有人提起这件稍纵即逝的爱情事件，使我想起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在这座城市里结识了一大批朋友，连杂货店的老板都认得我了。有时就在骤雨中互打手势，短暂的聚会就放在街头的酒馆里，而漫长的交谈发生在寓所中。有好几次，我面对这些朋友，透过烟雾注视他们睿智的脑袋和锐利的目光，感到万分的庆幸，于是对这座城市也心存感恩。

有时与他们一起喝酒，大声喧哗之际，又会冒出一种深深的诧异：这些人怎么都聚在一起了呢？难道城市是有魔法的吗？尤其面对这样小的一座城市，你在全国地图上还不太容易找到它，除非你手头有一副放大镜。我后来看到一位学者写的有关城市性质的文章，才解开这个疑问。他说：城市的本质就是对话。

有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吃饭，大家聊得痛快，似乎一切大门都向我们敞开，酒酣耳热之际便怂恿主人唱祝酒歌，他是从内蒙古插队支边回来的，一出手便歌喉不凡，掌声要把屋顶都掀翻了。也有几回我们一群“单身汉俱乐部”的人士饭后成群结队地考察最偏僻的几条街巷，还沿着曾经兴旺而如今衰落了的河埠、米市一路看过去，从白塔桥头那位整日戴上麦秸戒指坐在木屋门口露出和年轻时一样灿烂笑容的老婆婆，到围着一片旧宅院到处转悠的那条丧家之犬，都丝毫不予放过。某个晚上还举办了一次私人藏书谁家多的参观活动，我的藏书室颇得好评，其实我还有两个藏书之处，他们是想象不到的。

最为生猛的举动，是某一年的中秋之夜，一群朋友租了一条木船，趁着月色把一坛酒抬上去，沿着那条大江漂流了好几个钟头。我因故未能与他们同行，却能想象他们的放浪形骸之态。不知抬酒上船时对岸赵家的狗叫了没有。

这座城市向来沉静，不乖张，没有暴露癖。有时夜班结束了，从报社骑车回家，整条街悄然无声，行人都是熟知根底的，扬脸一笑就过去了。隔壁影剧院刚散场，在路灯下看到的也是满足的面孔，偶尔有一些先锋的年轻人踩响油门骑着摩托车走了，引起我对这座城市的环视意会。我似乎对它也知根知底，好比碰到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不需声明，不事张扬就可以携手去喝酒了。

再说哪一座城市，即令它的名声冲天而起，形象炙手可热而对我的生命有所改写，也无法置换我居住过十六年，可以倾心交谈一辈子，在记忆中时时浮出洋面，有轮有廓的这座城市。入住这座城市时我没有携带地图和指南，年方廿四，怀着一腔青春热血，忧国忧民，爱写诗，对年轻漂亮的姑娘怀着单相思，并且自以为有匹夫之勇而恃才傲物，白天与人点头微笑，夜深沉入冥想，朋友多多益善，老酒喝光为止。

那时觉得所有的街道和树木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行人们不会朝我多点一个头。想不到我多年后离开时却要为它举行一个告别仪式，以它熟悉的声音和脚步，心跳的速率，留在街道的身影，保存在湖畔茶馆扶手椅上的指痕，惯用的语气和深切的眼光，接受过的梦魇，拒绝过的请求，向它告别。也许这个仪式是可笑的，但却不容亵渎。我带走这座搬不动的城市，并在城里的一切地方留下我自己。最好的结局应该是，两相增益，完好无损。

走遍各处，我都会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与众不同，我无法忘记它的种种魅力、它的声音和关爱、它的宽容。哪怕一时离开这座城市，我也有了握瑜怀瑾之感。告别成为永不分离的仪式。

灵芝非庭草

■ 李俏红

这个夏天，我与一片灵芝相遇在一个清凉的山谷。

当我走进那个山峦叠翠、溪水潺潺的山谷时，仿佛走进了一个神奇的梦境。谷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风从极远处吹来，穿过岩石的缝隙，云朵与流水都散发着不经意的温柔。

在山谷中，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茂盛的灵芝，那是一片奇异的光，我不禁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些精灵的生长。

灵芝，这种被誉为“仙草”的物种，离我如此之近，我既兴奋又激动，不由得在灵芝旁蹲下身来，细细端详——它们的伞盖在阳光下泛着淡黄的色泽，独有的清香让我迷醉。这种清香，不似花香浓烈，也不似果香甜美，而是一种介于草木与山林之间的纯净气息，深吸一口，仿佛置身于古老的森林。

这个季节，正是山谷中灵芝喷孢子粉的时节。微风轻拂，仙雾漫漫，别有一番风味。我急忙掏出相机，从不同角度将这片美丽的灵芝定格在照片中。

我最早知道灵芝，是在奶奶讲的故事里，奶奶讲麻姑献寿的故事。相传麻姑是位朴实而美丽的民间女子，在麻姑山中修炼。麻姑山有十三泓清泉，麻姑就用此泉酿造灵芝酒。十三年酒乃成，正好王母寿辰，麻姑就带着灵芝酒前往瑶台祝寿。王母大喜，封麻姑为“女寿仙”。

但当时并不知道灵芝长什么样子。

后来，在《白蛇传》的连环画里，第一次看见灵芝的长相，原来灵芝外形像极了神仙脚下踩的祥云。像蘑菇，却比蘑菇高大坚挺，像莲花，却长在悬崖峭壁。然而，这恰恰符合我对灵芝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灵芝作为一种仙草，它必得自带仙气，长在人力不可及的地方。你看，白娘子为救夫君，只身前往南极仙翁那里盗仙草，仙翁怜其救夫心切，赠与仙草，救活了许仙。灵芝若轻轻松松就能盗得，那便成不了仙草。

儿时我对灵芝充满了好奇，总觉得它不是我们寻常百姓能够拥有的东西。

第一次看到实物灵芝，是作为药材的灵芝。在老家县城一家中药铺里，一株灵芝被精心摆放在玻璃柜中，紫褐色的菌柄微微卷曲，伞盖光滑细腻，厚重温润，富有层次感的纹理记录着它在大自然中生长的痕迹，旁边的标签详细地注明了产地、年份和药用价值。读大学时，班上一驴友经常周末去爬山。有一回突然带回一株灵芝，说是山上采的。不少同学见了羡慕不已，也利用周末上山找灵芝，却不见有人找到。

古人认为，灵芝吸取天地之精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治愈力，因此常在古籍中被记载。早在《神农本草经》中，灵芝就被列为上品，具有“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的神奇功效。唐代药学家孙思邈也在《千金方》中详细描述了灵芝的药用价值，认为其能“安神益气，补中益精”。现代的临床医学也证明，灵芝确有防病治病、延年益寿之功效。

灵芝还有着鲜明的文学意象和象征意义。屈原的《九歌·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诗中“三秀”指的就是灵芝草，后人遂以“三秀”作为灵芝的别名。

曹植《灵芝篇》：“灵芝生王地，朱草被洛滨”，一开篇就赋予了灵芝圣洁、美好的寓意。杜甫《赠郑十八贲》诗云：“灵芝冠众芳，安得阙亲近”，用灵芝来比喻杰出有才的人。

北宋诗人秦观说：“草之有芝，犹鸟之有凤，兽之有麟，从古相传，以为瑞物。”可见，灵芝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富贵、美好的象征。

平日在各个古村落闲逛，经常在亭台楼阁、雕梁画栋上看到灵芝图案，在瓷器、刺绣、剪纸等艺术品中看到灵芝身影……虽然灵芝只是一种真菌，但千百年来，其福寿康宁的寓意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

我国盛产灵芝，种类繁多，有赤芝、青芝等不同品种。时至今日，野生灵芝已难寻觅，好在人工栽培灵芝正在兴起。我眼前看到的这片茂盛灵芝，就是人工栽培的新品，名为“灵芝2号”。它是通过太空育种，多次搭乘宇宙飞船和火箭遨游太空，然后回到地球种质资源基地繁育，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筛选实验，最后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

在这个名为寿仙谷的山谷里，灵芝静静生长在天地之间，吸纳着山泉的清冽与岁月的静好，那独特的药香，弥漫在周边，久久不散。

“灵芝非庭草”，在我看来，每一株灵芝，都是大地的恩赐，生命的奇迹。

钩沉

饮酒在南山

■ 徐新民

朋友聚会，如推辞喝酒，会有人说，干考古的，怎么可能不喝酒？好像不喝酒，就握不住手铲；不喝酒，考不了古。但这不是真的，哪能这样武断。

绍兴南山有酒吗？有。南山喝酒吗？喝。还是豪气冲天那种。

南山有酒，可不是自吹自擂。我们在此出土了那么多形制有异的原始瓷杯、盅，那是饮酒的酒杯，有酒杯必有酒。但原始瓷酒杯终究莫如诗经中贵族的宴饮豪华。

《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这罍，盛酒。《邶风·简兮》：“赫如渥赭，公言锡爵”。这爵，便是酒杯。青铜酒具，贵族宴席上的排场，礼仪讲究，马虎不得。盛酒的罍、温酒的斝、饮酒的爵等一一置于青铜案几上，青铜酒具闪耀出的黄金色，光芒万丈，高堂顿时蓬荜生辉。这便有了《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的宴饮场景。

《考工记》有段检验梓人制作酒器的记述，颇为详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试梓，饮器乡衡而实不尽，梓师罪之。”可见，酒具的制作与宴饮上礼仪一样，奉行仪规，不合规者，责罚之。

然，南山没有这些个豪华青铜酒具，酒杯用原始瓷的，盛酒用印纹硬陶器的。南山的印纹硬陶坛坛罐罐、杯杯盅盅，数以千计，数量惊人。

坛坛罐罐可储存固态食物，当然液态的酒也可储存。大小不同的印纹硬陶坛，与当今会稽山、古越龙山品牌黄酒坛差不多，比造型，印纹硬陶坛略胜一筹，形态养眼。

数量庞大的酒具有了，那么南山的酒肯定不少。2500年前，可没有茅台五粮液等一干奢华白酒，也没土烧酒，现代白酒是蒸馏酒。《中原文物》2024年第5期刊载论文称，经对海昏侯墓出土的蒸馏器进行仿制，并模拟实验，证实具有蒸馏酒的功用。由此可知，最早的蒸馏酒，可能到西汉才有。

南山遗址，时在战国，那酒只能是米酒和果酒。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杜康誉为善于酿酒的匠人，杜康被神化为中国酿酒的鼻祖。最为流行的酒广告词“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不是现代广告策划人的脑洞，而是出自享“建安风骨”之称的曹操《短歌行》前四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杜康没来过越国。南山的酒，越国人自己酿制，实属原创。虽未录入《越绝书》或《吴越春秋》，但确是信史。

先说米酒。酿制米酒的米，从何而来？南山有多种可以酿酒的食物出土：稻米、粟，以收割工具青铜镰和青铜铚佐证之。甚至高含量淀粉的菱角也可以酿酒。

稻米酿的米酒，如果用黄酒曲，便是现代家喻户晓的绍兴黄酒了。或许，这绍兴黄酒最早产自南山？顺势打个南山黄酒广告：

何以黄酒，唯在南山。无余黄酒，酿于南山。

南山还有多种的水果：葡萄、杨梅、梅子、桃。这些果子，都可以酿成果酒。葡萄，酿成的葡萄酒。淡红色的南山葡萄酒，配以青黄釉色的原始瓷杯，这颜色搭配，绝活了。南山葡萄是正宗土生土长、土里土气的葡萄，可不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洋葡萄。桃子，也可酿成淡黄透明的南山桃子酒，有股桃的清甜。

这些酒，不仅宴请，也可做祭祀。试想，原始瓷大敞口盘盛着牛头，三足盘里摆放新鲜出笼的香榧糕、菰米糕，原始瓷杯里的葡萄酒、桃子酒。如此祭祀礼仪，南山规制，敬天敬地敬祖先。或许，这是勾践出征前的战时动员，挥师北上，剑指夫差。

越人在南山，酿酒、喝酒。考古人在南山，喝酒。

冬日里收工后的傍晚，大铁锅烧起来，大块羊肉炖起来，玉米饼子贴起来，再来凉拌黄瓜、油炸花生米，大伙儿围坐在会议室的大长桌，举杯痛饮，啤酒白酒，觥筹交错。

越人米酒与考古人啤酒，在南山交融；越人的霸气与考古人豪气，在南山气吞山河。